

拮据蓋履及于皇劍及寢門之外矣于是職  
會按臣昕夕商確亟與司臣議餉與道臣議  
選汰與有司議舟車諸所資行伍者一切咸  
具卽諸土司亦無不勇于急公願北面爭死  
敵者第今日之兵視向日爲難集職之所以  
處今日之兵者視向日尤加甚焉蓋向日之  
兵雖近萬然皆漢人易以法繩也今則非我  
族類矣向日之餉雖費幾八萬然職等與諸  
司調撥搜括分帑外取之捐助者按臣也職  
捐按臣之半也藩司而下捐有差僅乃得無  
呼庚癸然猶無侵稅畝也今日之稅畝者業  
解遼矣向日之督兵者皆以宿將統屬卒其  
步伐易齊也豪悍易戢也今則以漢將統夷  
兵矣向日之督餉者雖以文緯武然實以官  
府御部民也今則又以漢官給夷餉矣竭澤  
之後旣難設厝異域之人又易骫法此職所  
爲凜凜也於是亟行文各司道以永寧兵屬  
叙瀘道臣王致中石砬兵屬下東道臣孫好

古酉陽兵屬上東道臣沈朝燁各催選今據  
報已如期會集亦稍稍可部矣然督兵先將  
於是永寧兵屬遊擊張懋傑石砬兵屬叅將  
童仲揆酉陽兵屬都司張大道各分統而總  
領則副將陳策也計其人皆嚴於律而善拊  
循士卒者則甘苦可共也然而兵先令也號  
令不肅則衆志携職首傳諭諸將曰是舉也  
金鼓必節部曲必整其居如守動如戰毋喧  
擾毋玩息職陰遣疏記將不率者職得而彈  
治之兵行先餉也稅畝四萬有奇已經解戶  
部充遼餉外因那借動支七萬餘兩職已先  
催發于各兵所在以待供億職等犒士之費  
不與焉至舟楫亦預令啣尾而具俟兵至輒  
可次第行毋以時日淹也又虞理餉非人給  
散無節或以譁而偕之亂則領以二同知支  
散以期後先以序毋冒毋侵皆有成法可恃  
以無恐矣萬里勞人勢須次第職懼行者騷  
而居者苦也預咨經過省直諭有司飭所部

舖戶觀寺許其止宿芻粟平買之外約秋毫無犯諸有騷動侵暴者輕重以軍法論至勘合符驗所至有司驛遞檄具毋得遲滯以悞程途部卒有侵及隻馬一役者法無貸蓋貽之以安則易使束之以律則難犯如此控御庶邊方有兵之用而地方無兵之擾也不然而蠡集蟻聚動以萬衆以夷漢不相習一有嗔目何以禦之連年重困民豈堪此而蜀之採辦頻仍尤其甚者按臣憂深計遠業蒿目言之矣故客歲部遣赴調之官數請自往所在募集職嚴拒不予恐其以兵爲市兵未集而民先困也故得啣枚而行微壯遼陽之色大都職等所節制者具是似亦不遺餘力矣至于兵力之精悍則在嚴簡練而涉險如康莊輕生如鴻毛其天性固然勉之至遼有經略壯猷運籌決勝指縱而鼓舞之鼓行而前以備焚舟背城之用固其所願自效而職等所禱祠而祝也方今邊事燃眉職等恨不饑

食可汗之頸滑飲羯胡之血職卽駑鈍亦稍  
知竭涓涘何敢須臾忘國恤貽君父憂所有  
調遣及部署機宜理合具投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准兵部咨稱于真保等八府募兵二萬內  
議馬兵一萬名步兵一萬名山西較之他鎮  
冲邊前雖募兵二千數實不多于寧武近邊  
等處再募馬兵四千名臺臣張至發徃按中  
州真見毛兵堪用今令再募七千名內馬兵  
四千步兵三千名卽用所舉原任副總兵劉  
光祚統領其事越効忠智勇委可用但須將  
近日押到毛兵呈交總督衙門分屬妥當不  
妨續委郎中魏成忠稱浙江勇健便捷且投  
袂願忠者衆雖該省撫臣極言彼中搜索太  
多地方不便柰隨此艱虞更須共濟應再募  
兵四千名以上馬兵共一萬八千名照邊鎮  
募兵事例每名給馬匹安家盔甲器械衣裝  
銀二十五兩共銀四十五萬兩步兵一萬一

千名每名給安家器械衣裝銀十兩共十七萬兩又查淮揚等處沙兵甚強船隻甚便且由海至登萊旅順一水可達應調五千名訪得浙江南洋遊擊管大藩廉勇精于水戰今陞叅將職銜令其督率前調南直水兵二千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併挑選統領隨帶沙唬船隻器械由海度遼每兵給安家銀五兩共銀二萬五千兩其各兵在畿輔則藉風力于科道在各省鎮則專責撫按令委才能道臣謀勇將領庶人無濫充事可克濟以上馬匹隨兵買完步兵盔甲到遼查給通計招買等費共銀六十四萬五千兩臣惟有餉則有兵本部能調兵不能處餉無米之炊從來稱難相應會各省直撫按于該地方原奉

旨留稅銀及新增餉銀內處給等因到部切照

皇上准留解監稅銀先兵部調山陝兵安家用過六萬調湖廣土兵安家用過萬兩山東添設防海兵用過五萬調浙江兵安家用過萬兩

是所留之稅戶部未得分毫兵部已用殆盡  
今止有加畝一股卽全解到部除牛車一百  
三十餘萬外折色三百五十餘萬尚且不足  
其餘買米豆之銀則無着落海陸兩運之銀  
則無着落若馬價又用此置器械又用此牛  
車必難湊辦糧餉必致缺乏軍機必生鼓譟  
遼事必然決裂到此地位卽計臣何益國家  
已受其禍矣除咨內調兵計該安家銀二十  
萬兩或于新餉銀支給至器械各處俱有應  
解工部折色銀可抵扣支用至馬價各處俱  
有應解兵部馬價銀可抵扣支用况屢奉  
明旨凡調兵戶部出行糧鹽菜銀工部出給器械  
銀兵部出馬價銀其安家向亦係兵部卽今  
臣部借出行令撫按設處亦當于三部應解  
額銀內設處不當獨于新餉銀內設處伏乞  
皇上俯念糧餉係三軍命脉其兵部招募順永八  
府等處之兵准令撫按于三部額銀內設處  
分任扣抵庶

明旨畫一而中外易于遵守遼餉亦不致悞矣

○漕運總督王紀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議  
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欽依內事理令選勇健慣戰水兵各一千名卽擇  
廉勇善戰將官領赴天津駐防其安家行糧  
等項照例于加派地糧稅銀並解京年例銀  
兩支給事完造冊算督令隨帶器械船隻兼  
程作速前進勿得沿途騷擾希將發過兵數  
及安家行糧等項仍咨戶兵二部查考等因

該臣隨牌行淮揚二兵備道查照抽召兵數  
親自揀選責令各官三分抽一並擇廉勇將  
官云云嚴催去後隨據揚州兵備道詳報狼  
山營大河營掘港營永生營周橋營五營共  
計抽水兵六百五十六名又據淮徐兵備道  
詳報淮安大營東海營廟灣營鹽城營淮北  
四營共計抽三百四十四名以上通共抽兵  
一千名並議統兵把總一員中軍一員哨總  
一員哨官四員其領兵將官據揚州道詳稱

周橋營把總金冠願領水兵赴防以圖報效  
請以都司職銜從事其中軍查得見今奉召  
援遼把總王成龍久歷海洋熟知水戰卽以  
本官充之其哨總張其性哨官董成麻勛李  
景牧何振先等俱久歷海洋令領兵協力防  
守均屬得人等因具呈前來該臣看得燕京  
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蓋  
天府之國也第承平日久武備大弛十萬禁  
旅強半柔庸卒然戎馬生郊雖有形勝無所  
用之說者謂天津爲京師藩屏東海門戶宜  
宿重兵以扼險要正所謂丸泥封函谷關者  
也其慮深矣自招兵之令下臣卽檄行淮揚  
兩道將沿海水兵按籍抽選總計淮揚選有  
兵勇一千名兵船四十隻逐一綜覈其中猶  
有年力不堪入選者詰之則曰水兵與陸兵  
有間陸兵宜龐厚健兒水兵但取便捷熟練  
使船如使馬足矣是或一道也一切器械旌  
旗火藥凡軍中所需者悉以付之剋日揚船



北渡矣其官軍安家行糧月糧并修理過船  
隻給過衣甲等項揚州發過銀六千四百九  
十兩有奇淮安發過銀五千八百七十兩有  
奇此時帑藏空虛征調繁興恐悞赴防期限  
道府不得不那東補西爲力甚勞用心亦太  
苦矣至于領兵把總金冠自許朴忠人推沉  
勇觀其自薦一紙膽氣勃勃直有痛飲黃龍  
府之意今行矣用人之際宜稍破格所當加  
陞都司以示優異者也再照淮揚爲

祖宗根本重地南控長江東跨大海距登萊水路  
不過八百里一葦可航海上原設額兵本自  
寥寥今又抽三分之一此與銷兵何異其虛  
可乘也萬一奴酋謀伏精兵艍艦中以白衣  
搖櫓渡鴨綠泛登萊晝夜兼行直搗雲梯關  
則淮揚危矣淮揚危運道絕而燕京亦未可  
安枕臥也臣蒿目時艱亦欲增兵戰守以爲  
桑土計已而思增兵必增餉筑筑災民何堪  
以加賦重困之爲今之計惟令有司蠲煩除

言通石畫  
卷三十六  
三  
苛一意與民休息時或繕城池嚴保甲團練  
鄉兵使人自爲守脫東南果有事然後召募  
驍勇萬人布置要害以捍吾圉亦未爲晚不  
然先事張皇輕舉妄動恐未收增兵之利先  
受增兵之害矣敢因恭報赴防官兵併及之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畿輔困敝益甚民心動  
搖可虞伏乞

聖明亟賜籌度以安根本重地事職竊惟國家奠  
鼎幽燕四方萬國莫不朝宗而邦畿千里則  
如樹之有根今四方未竭而國中已敝外侮  
方殷而本根先撥何忍坐視夫畿民之窮甚  
矣力已竭而役不休財已殫而賦愈煩倘一  
旦民窮盜起潰散決裂不可收拾則傷心賈  
怨之衆盡爲斬木揭竿之儔黃巾赤眉接于  
輦轂于時將禦外而內益焚將救內而外益  
急不知何以措手也言之則以爲阻撓不言  
又難于緘默然及今不言悔之何及請稍述  
其槩可乎以征調言之自東事起先後調過

薊鎮三協兵并標兵路兵家丁等共  
百八十餘名真保昌鎮兵八千六百  
名去者不返缺者不補補者不足行  
虛極矣而馬匹器械衣甲車輛一番  
有一番攜帶迄今精銳既已銷亡邊  
單弱前年馬家峪之變去年高家保  
虛陡思狂逞幸其備而未大得志迄  
之調者未已也協路有如傳舍隨至  
論明暗虜酋反測萬一遼左有事則  
隔須何如備禦而堪如此空空乎故  
執留不得而乞身以去寧獨無戀國  
以時勢難于措手耳今兵部調一大  
畿輔託重恃力之人而雲中復來爭  
使薊之鎮守可常無人乎此必不可  
速任者也以錢糧言之自加派令起  
府除正項銀外加四萬一千三百五  
保河二府除正項銀外加六萬二千  
十餘兩而庫藏搜括解過三萬餘兩

一餘空必為兼官無之以為將共二兩八縣

捐助過一萬一千餘兩事例柴馬缺官空月  
無月不解而快壯工食之抽扣匠役行糧之  
督發皇稅之復徵屯餘之丁銀買糧造船之  
煩費牧馬草場之加增一切無藝之征盡出  
小民而新餉一項旣以解部又添本色旣以  
買牛又欲募兵總是一勺之水而分于此又  
分于彼能望爲焦竭之沃乎况連歲盡是災  
沴祇昨年稍有顆粒耒耜所入不足以當加  
徵之所出各州縣如高陽安州等處苦水東  
光吳橋等處苦旱農民見逃亡棄地益多荒  
蕪存者代去者賠生者爲死者頂顛連凋瘵  
之民不斷吸髓敲骨之聲引領而望挨過一  
歲庶幾停免而今歲又議加培矣譬之奄奄  
之人復壓一土石不知傾仆將何如也以驛  
遞言之畿內諸郡本冠裳絡繹之途平時已  
不勝擾自東事以來起廢將官從行家丁何  
祇數十繼而或數千或萬餘有一不從茲達  
遼者乎且請發之硝黃旣運而盈甲鎗刀復

運餘員之糧石旣運而糧豆草束又運援兵一過用馬匹至六七百匹每匹用價至四百文原役不足派之里下本縣不足繼以別縣賠累不足卒以逃走甚有一驛馬頭一廐夫頭一夜盡逃如遷安等驛者矣縱曰不得已之役而賣妻鬻子以供迎送傾家蕩產以事奔走此卽父母不能有其子而法制能禁其民哉頃者職置立文簿凡官員過往公役差遣盡從節縮按月繳查其中遵制裁省固多而益有擅行不顧一官用夫一百五十名用馬至四十餘匹者此不惟不念民隱亦不識時艱矣昨者職據永平道申詳請外省僻靜地方稍加協濟疏上迄今不報是最當查發以甦疲苦者也以客兵言之援軍所過雞犬靡寧強奪酒食馬驢勿論矣而一言喧嚷甚至槍殺如保定涿州通州所申地方已遭其荼毒矣至若天津昌平通州之兵又可議者夫禦寇必于門外而津昌之視山海孰爲

要害此不待智者知也昌兵將以防虜乎而北虜何如東夷之燃眉津兵將以防海乎而海道何如陸道之捷徑若曰爲都城計也不知守都者在固圉不在櫻城倘虜馬渡關則人情洶洶當作何狀卽有漆城之險百二之雄而都城豈猶有可守者乃猥云養此以待計豈不舛今通州之兵已去其餘安插甚難乃河南毛兵原題援遼者今許定國所領一千九百一十三名旣暫駐昌平越效忠一千

七十五名暫駐天津近聞部中改之昌平矣紛紛往來何所取益在效忠紀律頗嚴猶無他虞而定國扣尅糧糶託病在京無統乃亂各兵紛紛及職牌拿而後倉皇以往地方已受其害矣夫毛兵素稱驍勇倘其出關或藉一臂之力民兵若在邊關尤不失爲扼要今以有用之兵置無用之地而徒委于河上之逍遙則計之舛也况每兵月支米六斗銀六錢所費已不貲猶快快不足而人懷故土之

思心切饑寒之念浪子處臥榻之側焉能禁  
其躑躅哉除職已將兵批發分防石門山海  
古北口外以後調募之兵續到者必當移之  
而東見在援遼毛兵當仍舊赴遼而通州營  
兵客兵分屬則其勢渙合無俱屬練兵大將  
則事權重而歸一猶爲制馭善策耳以牛車  
言之騾車三千輛盡派于畿內而北四府買  
車五百餘輛以七萬四千之牛派畿內七府  
者三萬二千隻而北三府該牛一萬五千六  
百餘隻大縣騾車十四輛牛四百隻則每縣  
該銀四千二百兩矣中縣騾車八輛牛二百  
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二千五百八十兩矣小  
縣騾車六輛牛一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一  
千八百三十兩矣以此責之疲困傷殘之區  
已自不支而又急如星火無論費且不貲而  
一縣之牛蹄角幾盡畿內之士將不耕乎况  
買之不全派之間里凡有隻輪之家盡遭奪  
牛之害卽如興濟靜海安州青縣等處旣無

車牛亦解價值此可一槩驅策之乎大興宛  
平共該銀八千二百兩庫無分支批府借支  
事例一千兩其七千餘將何出乎良鄉涿州  
通州三河極冲極煩瀆戶不滿二千保定縣  
戶不滿一千而亦責之足數乎總計數卽盡  
支新餉作車牛價亦祇十餘萬止耳而此三  
府車牛已費九十五萬二千五百矣况既買  
之後人夫喂養之費途中倒斃之虞皆所不  
勉且每牛一日除糧豆之外必須草一束七  
百四十隻則日用七萬四千束矣一日七萬  
四千束則十日七十四萬百日則七百四十  
萬也畿輔有此許多之牛遼左或無此許多  
之草况百日可能完事乎此皆職所未解者  
近查遼撫疏謂買騾車一千輛便可減牛車  
一萬輛今永平道已置騾車二百輛每運至  
遼陽二十日每轉五千石亦既行之矣既有  
騾車一千可減牛車一萬則牛亦當遞減二  
萬矣騾車既獨派于畿輔則所省亦當獨減



于畿輔而又一例派買又職所未解也職未嘗不勉強督責以佐軍興但遼左不可無牛而畿內尤不可無民既有以騾車減牛車之說際今尚未買完似當亟行勿藉口既以移文矣多多益善而不爲畿民惜殘喘也若近日畿內募兵之命又下矣卽日燕趙多慷慨而承平日久耳不聞金鼓目不習于戈卽一二強勇之流皆隸于行伍兩年赴遼者已幾萬矣去者無踪在者益懼言及赴遼如就死地不啻平時之發遣而人願發遣者乎勢又將取之州縣一取之州縣而里閭之繹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西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其夫子哭其父伉儷之狀何至忍聞除正額給銀外里下幫帖一人不下數十金况畿民昔習于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乎近經略曾令都司王豸募兵保定矣携萬金而來只募馬兵三百四十人而去而行糧不與焉以此推之今募兵二萬馬步各半當費金

錢三十五萬比一府亦當十七萬五千科臣  
與職查議雖有銀十二萬克安家馬匹之需  
尚未具足而兵益募一日則註糧一日自召  
募以至出關非數月不辦一切行糧又將何  
須且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  
省共兵二萬皆以赴內地訓練昔計每省祇  
該募兵四千于時職又曾具疏將畿內四府  
歸併山海防守奉

旨矣永平道亦已募有六千餘駐關上並永平矣  
部中今日之催請不過催前日之已題耳乃  
除四省之外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  
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後覆又不  
相照則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朝更夕改如  
此也職尤不得不慮其所終矣以上諸事非  
出臆說非假張皇有一分方言一分而疾首  
蹙額之民情尚未彷彿其萬一事如此言亦  
如此而官愁民怨之景象尚未描寫其真容  
職疏之所及者固已三空四盡而職疏之所

未及者尤復百孔千瘡卽如一事出在部中  
曰吾郵而直之撫按矣在撫按曰吾檄而督  
之司道矣一有不辦臣等豈不能執白簡以  
糾然爲地方計其苦楚淚便可墮卽如買牛  
車一事部中之疏一則曰驟車之派計無善  
于此者再則曰買牛之派計無善于此者而  
不知各州縣之條分縷折小民之赴湯蹈火  
固已不堪矣今遼左之事急矣但遼左有遼  
左之急畿輔亦有畿輔之急遼左急畿內諸  
臣固時時爲之灌注畿內急遼左諸臣不知  
亦爲之體恤否也遼左之患有形而畿內之  
患無形一旦地方有事則釀患之罪謂臣任  
之乎抑地方官任之乎臣又嘗謂國家治理  
富強二字原不相離未有不富而能強者

皇上歷年貯蓄如山旣以起窮民之垂涎近日慳  
吝如石又以拂中外之覬望及今何不出數  
百萬之資以佐司農之急而乃却抱無盡之  
藏徒爲沿門之覓以種種至大之事皆責之

管子 卷三十六  
煢煢無聊之民不知畿民之心失而四方之  
民響應矣夫當禍患未發人視爲處堂厝火  
之安而不預防其變及禍患旣作極力爲焦  
頭爛額之客亦何救于危亡職尤願

皇上并勅各部以後凡有征發尤須加意根本之  
地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無使窮民無休息時  
以釀成肘腋莫大之患也

○右春坊掌司業張鼐揭今日遼事之急不過曰  
兵也餉也然兵窮于征而又窮于練餉窮于  
派而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  
勢必不能通矣未困遼東先困天下天下旣  
困遼左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可患不得  
復以舊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  
弱而徵募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罷天  
下耳但充數不取充用召到者已不能安插  
簡閱消其潰散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  
府以重郡縣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兵不  
爲不多矣而患在不能練夫必先練而後可

以戰可以守各處所徵之兵非有精銳敢死  
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郡縣而郡縣僉派民  
間卽虎符下邊營而邊營調停催募大都僱  
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命錢此輩不過  
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倖途中脫逃  
強勉應承目前耳卽今遣使四出而責之各  
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吞聲行負戈戰骨  
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屯駐  
通州土人鄉紳岌岌乎不安又已見告矣須  
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悍者  
使登籍安插以慰其殺敵立功之愿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庶揀  
用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補償  
兵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  
而何當事者不能獨斷也夫練臣卽未奉有  
勅書而旣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卽奉  
聖旨委用也且練則須錢糧而簡則何所妨礙乎  
經略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

其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叅佐而統領到遼陽與經略分閫而列金鼓不審叅佐果得人乎兵士果和洽乎卽募兵之使與經略意氣所見果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卽經略邇來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激然其不愛錢不惜死一片赤心爲君爲國

九廟神靈京城百萬生靈當亦感激祝其成功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權輕于分閫績廢于偶猜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萬一掣肘寧第危經略一身乎且今日廷臣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略所任則判死生豈有人揀死衛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之爲痛泣流涕者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餉而取之牛車百萬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濟遼餉以守遼之兵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而何更不講求遼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向來以其地廣可耕

也今一槩廢爲曠土而不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之屯聚四大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米糧賤而餉司折色軍民可宿飽有餘亦足以鼓其樂生之氣而無難訓練矣遼地耕而民運可漸減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爲得策也若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不可海運厄于風波牛運車運而牛有時敝車又有時催百萬金辦米粟往往三十鍾而致一石海內不重困耶不若于金復海蓋諸處度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一大堡可容千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伍陸堡所用兵止撥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兵不疲力餉可絡繹道路省此百萬牛車之費以爲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

也若夫廟堂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略之心  
夫令大臣而長往代其行事以不煩朝廷東  
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室  
家相安保喙息于輦下伊誰賜也而可以其  
言之過激遂成戈矛之漸乎夫鬪之于朝朝  
廷自苦也鬪之邊疆大事一去并鬪之人同  
盡也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略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略一身國家所係以安危也  
經略成功而國家固于金湯百爾臣工皆安  
于枕席經略掣肘而遼東遂付之奴兒京師  
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及首之禍此際堪效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略也諸葛武侯論  
大將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略之心與  
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師卒之心  
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略威中有恩之至意致  
身報國之血誠如身使臂臂使指彼此應援  
奇正相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嘗見裴



晉公之克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諸士卒  
歡如兄弟諸如手足而後得長歌入漢關矣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師旅方興  
國計大困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講求經濟長策以革權宜疵政事  
臣惟今日之天下夷狄外侮間左內空戍卒  
呼庚大農仰屋去兵未可以防虞而去食未  
可以足兵岌岌殆矣朝廷廣開事例遍搜府  
庫猶不足用于是再議加賦責令有司多少  
協助臣知計臣處此勢無柰何比之子產作  
丘賦所謂權宜之計耳夫權宜豈爲長策哉  
漢武征四夷始開武功爵論者猶譏議之宋  
至孝宗疆宇狹矣尚以鬻爵爲非古下詔裁  
革我朝生員輸粟入監以濟荒歉

國初無之乃天順以後事例先臣馬文昇尚以  
大壞選法具奏停止豈以今日納爵未已并  
議納恩典白丁入監未已并得納銀爲生員  
百姓常賦每畝加派未已并議再派有司蠲

俸未已并議出銀協助此真千古未有之疵  
政而不意聖明全盛之時創見焉事例之濫  
國體雖褻爲害猶淺至于加派與協助臣寔  
慮之小民常賦苦受鞭笞尚多逋負情豈得  
已邇來遠近蕭條愁歎之景象

皇上不知諸臣亦豈不知乎若又額外再派則有  
相逼爲盜耳說者或以官家富室不難措處  
爲例不知官家富室田愈多納銀愈易小民  
田愈少納銀愈難天下富者少貧者多不仕

者多仕者少豈苛索哉有司賢者不敢稅羨  
與重贖橐無長物安所得銀以助邊不肖者  
耽耽嗜利乃復借以攫取題目不至推膏吸  
髓焚林竭澤不止果若所爲是使賢者喪其  
所守而不肖者益增其墨也國家何用舉廉  
律貪之令爲乎且加派固小民之害協助亦  
小民之害民心思亂禍豈在遼發帑一着在  
皇上宜速允不宜多藏踏鹿臺鉅橋瓊林大盈覆  
轍遼左用兵十八萬每歲議餉八百萬即使

皇上槩發一千萬不供年半之用接濟長策尤所  
當講臣思

高皇帝東征西討封王建侯所費不貲未嘗橫斂  
且數蠲租減稅卽二正之季天下多事未嘗  
窘迫至此今日病源安在臣請略陳其說

高皇帝時天下府州縣官不過五千四百有奇軍  
職不過二萬八千有奇今日文職增至一萬  
六千二百有餘武職則成化五年增至八萬  
一千餘今又倍于成化時矣其他雜流掾史

闈寺尚無算語曰官多民擾殊有理也卿寺  
臺諫府衛郡縣固難缺額其餘似宜查

祖制以省併京職如部屬中行評轉職業簡者每  
司可裁一二員省直布按二司如屯田水利  
督糧清軍各道可以守巡兼者每司可裁一  
二員大府如同知通判設至五六員者可裁  
一二員僻府經歷知事照磨檢校此中可裁  
二員僻縣縣丞主簿典史此中可裁一員教  
官則府學五員中可裁二員州縣學三員中

可裁一員以至雜職椽史闈寺過冗中一併  
議裁此豈獨省俸爲國哉亦免十羊九牧之  
患爲民害矣或曰士路人衆如臣所云何以  
疏通待選之人臣考祖制科額不甚多名臣  
輩出邇年解額日增添註日益人才何以不  
如古似宜暫減出身之額如云額不可減則  
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亦可以待科目洪永時  
周卅以進士選永嘉縣丞曹鼐以舉人選泰  
和典史其後俱爲名臣何孤進取惟歲貢一

途祖制難廢但官非養老之具當亦量才加  
授賢能端士可也才識優長破格超遷可也  
其年老學荒之甚者本省類題表宅授銜不  
必送部選職可也審能若此何患壅滯至如  
武職襲替祖制比試不中者僅半俸三試又  
不中者降爲軍今亦宜嚴比試之例勿令乳  
臭紈袴取官緹綺則以待有功勿以恩律濫  
授材官則以待有能勿以庸夫輕畀斯則文  
武兩途冗員一清所省俸祿較之責官協助

以傷政體者孰得乎國初邊餉止于遼東大  
同宣府延綏四鎮歲費京運不過一百餘萬  
迨後增以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山西爲九鎮  
今則密雲昌平易州井陘臨洮無不列塞歲  
費京運民運銀七百餘萬矣主兵弱則益募  
兵募兵之弱亦然募兵弱則調客兵客兵之  
弱亦然夫使一餉寔得一卒一芻寔得一馬  
各鎮何用此等大衆哉金帛日輸以飽債帥  
兵額雖增安所用之臣前疏請中外棟藉軍  
州縣練民壯勿舍見兵見餉以省臨時召募  
遷調安家行糧之費此爲足兵計寔爲足食  
計此外衛所之老家則汰之邊鎮稍靜可以  
量減之客兵則汰之州縣稍僻可以量減之  
弓兵與舖兵則汰之內府監局中外衙門可  
以量減之騶從占役則汰之循名責實總計  
一歲所汰冗兵當亦節省無算而又何憂不  
濟耶國家上供之需曰太倉銀庫曰光祿寺  
曰內庫若使冗費無度江海不能實漏卮其

太倉庫除給邊餉與正項經費外必查祖宗御用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光祿內膳必查祖宗厨料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內庫監局採辦必查祖宗粟帛顏料工匠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溢者汰之卽額內有可省者省之此一裁省尤多臣亦不敢遠引

二祖卽如

仁宗皇帝以楊士奇言減惜薪司奏討北直山東賦棗四十萬

孝宗皇帝以劉大夏言省光祿卓面金錢八十萬先帝隆慶初年亦曾裁減光祿原額銀二十萬豈如今日溢額不已佐以樵採又每傳取外府入內乎金花銀國初謂折糧銀原解南京以給武臣常祿并以濟邊境緩急之用者正統元年始歸內庫何至今日專供私用卽戶部暫借給餉而重拂主事鹿善繼降謫以去乎然此非獨

皇上之過大臣儻有封還詔書之王嘉不進羨餘

之李絳愛君防漸將死力爭當不至是張承業一宦者猶不輕以庫錢予莊宗曰錢爲大王留以養戰士近時大臣風裁其視承業爲何如耶嗟嗟前事已矣今何時哉

皇上宜猛省大臣宜死爭可省必省可裁必裁至目前燃眉無過請帑可濟大小臣工誠宜跪門不已號泣繼之日復一日必得請而後已凡此皆爲經濟之長策異乎權宜之疵政也乃若政出權宜不礙帝王大體者亦自有之

天下山塘田園基址原屬官物可以不用者則宜查出變價親王戚畹勳貴祿厚賜豐必有全資則宜暫停三年常祿以俟日後處補官員謫遷添註多不履任公差道里多至經年人臣敬事後食豈宜不仕受祿乎則陞遷雖與算俸竟可計日扣銀不必予以捐俸之名色省直郡縣編有修理城垣公署舖舍橋梁等銀及應荅上司使客油燭柴炭紙劄槓箱之類歲歲修葺處處荅應則此項竟可取

解不必予以協助口實此皆權而不失正者  
夫臣所陳者計似迂而實切行似難而實易  
遼事遲久固當講求遼事結局亦當講求不  
然今日開例明日加賦設法巧取民窮財盡  
譬之饑人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

明旨催兵愈嚴中外虛應如故懇乞

欽限考成急救殘遼并急遣風力科臣駐扎山海  
關點驗援兵出關以免虛塞再悞封疆事前

職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  
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  
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  
兵之虛數及見樞臣辨疏開列遼東見在新  
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  
紙上虛數而職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  
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侯已  
逼事勢已感有不得不爲

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職之言



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月間開鐵連陷北關繼亡遼陽已亡在旦夕顧乃職時初到猶得用虛聲以恐之多方以誤之酋果疑懼不敢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損瘦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場一一皆被奸細報知又賊兩入鐵嶺開原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出益窺我無能爲而恐之誤之之法窮矣遲則三四月早則正

二月定到遼陽城下有一番大舉動此非職臆度也凡拿奸細解到回鄉皆供李永芳笑云如真保薊宣及南浙殘兵不喫飯也砍得箇飽又云口外也是死進口也是死不如進搶由他死活也罷近朝鮮逃回二將見職亦謂賊言裡邊兵不敢進勦只在觀我外邊的變我與其俟裡邊觀變不如明春傾巢先往決一死戰頃者拱夷自慙營回報奴兒哈赤等帶領達子二萬餘騎已上了馬要搶遼

潘奴曾差人來兩家指天說誓如今不好行  
兵待明春二三月間一齊攻搶等情歷歷有  
據而遼陽危不可言矣今遼陽各兵除河西  
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虜外其  
年來召募遼兵如鐵騎營玄武營強兵營標  
下左翼營右翼營及廣寧發來者數近三萬  
竟不可以算兵真保宣薊及南浙之殘者亦  
不可算兵乃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冲  
戰之用止有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各領馬步  
兵一萬一千人李懷信領馬步兵五千餘人  
雖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  
援兵世賢管下多招回逃陣殘卒俱是站立  
不住世賢常私稟職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  
夷便面黃無人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  
便走如中固懿路兩番光景寔足寒心惟賴  
手下數百親丁強勉支持如何能當大敵其  
他總兵并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  
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單弱抵賊不住但畏軍

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拒守爲穩職  
于總兵中惟恃世賢今其言如此職心膽俱  
裂又恐撤回益示弱以速賊至且徑棄瀋蒲  
而不顧遼陽益失特角無兵護耕數百里田  
土皆拋棄糧草無所出儉力持之不聽各道  
屢以爲言卽閱臣姚宗文亦勸職許回城第  
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  
城見兵必不能棄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  
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職不得已

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違初心初  
計矣去秋併瀋歸遼本望援兵多多過關今  
春再去守瀋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所爲南  
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賊如攻瀋蒲而我必  
不能救也本望援兵守清河寬靉防賊南犯  
而今已矣賊如搶村屯窺南衛而我必不能  
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今又  
已矣賊如攻鎮江攻朝鮮而我必不能救也  
三總兵見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十里相

望坐以待賊尚懼不能抵敵欲要回城况遠而奔救潘蒲再遠而奔救清靈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職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任受虛誑之名職亦不任受失誤之罪勿謂職不先言也爲今之計不亟亟遣多兵應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面情而援兵緩無到時職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兵之多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將之或存或亡一槩混寫入疏某家士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

皇上見之豈不好看而不知其爲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的確有兵若干某將見存的確有家丁若干某將贖罪的確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悞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

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卽給  
錢糧補馬補軍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  
以致哄怕各省鎮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  
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  
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信地以滋他虞  
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卽與戶部各衙門爭討  
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省鎮留兵  
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便置之  
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  
土兵纔被人駁便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  
酌只消斟酌二字便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  
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私留不遣或逡逗不  
行者疏到卽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  
成者三又嘗見部請

欽限曰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  
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方定而兵  
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  
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

期必不遲悞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鷲難使  
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而今土狼毛浙各步  
兵僅可用于寬駿清河小險之地而緊對賊  
寨如撫順三岔一帶平陂漫嶺非西北各邊  
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  
而西北邊兵顧皆爲督府所阻而不敢多調  
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  
萬但足山險之川外悉當調西北邊兵之勁  
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

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新令增調者明  
白開列務足十萬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以  
欽限仍乞

天語叮嚀樞臣曰前者二路失師之後假有按兵  
接濟出關張揚聲勢賊必不敢犯開鐵乃坐  
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旣已被賊窺破連陷  
重城姑令戴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  
不依限期致有失陷兩罪并發定有

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兵部

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調確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執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之罪也如去秋調發薊鎮兵將地方輒藉滿且小虜恐喝朝廷及臣調停調遣而滿且亦不見犯近地方官亦不見塘報

皇上卽此一事便可以知各鎮情狀又如甘固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職言祁魯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却疏稱其無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我

皇上東顧之憂誰念

宮寢

宗廟震驚不寧併乞

天語叮嚀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中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苦更難倘有調發不及疏數不依

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

祖宗朝處治鎮撫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各省

鎮者也兵部如數調矣各省鎮又如數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健器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又紙上之兵也擔虛名受實禍年來遼東吃虧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伏乞

皇上特遣科臣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一員駐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叅不依期者叅兵馬孱弱器甲朽鈍者叅仍卽發回隨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職復點驗不堪者職卽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職所謂亟遣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覈徵調之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遼已去矣此陳湯所謂報仇之師非救急之師也頃聞薊西滿旦已經悔罪受款自應那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遊擊辛志德固原遊擊吳葵甘肅遊擊張應元延綏遊擊張奇等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見在薊